

“晋”源之我见

王清茗

“剪桐封弟”的典故耳熟能详，直接道出了山西或者古老晋国的由来。

周成王将叔虞封在唐地，故以唐为氏，也成为诸侯国的国号。不料叔虞之后，其子姬燮父将国号改称“晋”，唐叔虞被奉为晋国开国君主。最早出现姬燮父改唐为晋的是班固《汉书·地理志》：“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

一脉而改国号，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除非改朝换代。在严格尊崇王道体制社会中，如果不是发生足以更改变现和特别重大事件，姬燮父才敢于主动更改国号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煌煌周礼数千言，随便一条便可以认定姬燮父离经叛道，周天子可吊民伐罪，天下诸侯共诛之。如公元前532年发轫的田氏专权至公元前391年取代齐康公、公元前386年被周天子正式册封，前后历经一百四十余年，田氏家族也没敢更改齐国国号。

国号代表着正统。从唐国到晋国，国号的变更仅因为迁徙晋水便显得有些牵强。在当时的礼制中有着严格的规定，即“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谥”（《礼记·曲礼下》）。这段话的解释是：无论国君还是庶人，父母都已亡故后，不可以更改自己的名字；自己未来发达了，也不能更改先人的谥号，以表示对先人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的真实记录。这段话，也与孔子所言“三年无改父之道”意义相近。

如果强行更改，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同上）作为一国国君，如果失去封地或者灭掉同门，史书上可以直呼其名表示政治上的否定而不必为尊者讳。因此，姬燮父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迁居晋水旁而轻易改唐为晋。何况还是周代早期，以山地川泽命名国名、地名的习惯并未普遍认同。《周礼·夏官司马》中明确表示，“遂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阜、逸、之名。山师，掌山林之名。川师，掌川泽之名”。这句话的

另一层含义是，从周朝起才开始对河流、山川进行正式命名，后世无论是春秋争霸的诸侯还是战国七雄的国号，均与地名无关，相反是国号确定了国界的范畴。

“剪桐封弟”的故事发生在周成王十年（前1033）前后，《汉书》的成书年代最早也在班固病逝之前（92），中间差距千年，班固所言有附会和传讹之嫌。

晋国起源居然朴朔迷离。也许从大英博物馆馆藏康侯簋可以看出些端倪。康侯簋为1931年6月河南浚县辛村（今属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庞村镇）卫侯墓被盗祭品。康侯簋继承了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简朴风格，线条粗狂而文字较为娟秀，其中康侯簋上二十四字铭文却记载了商末周初决定后代历史走向的三件大事：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和康叔封卫。

这三件大事均发生在周成王亲政前。等成王亲政恪守承诺将唐地封给叔虞后，无论是周公还是成王，都面临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必要过程。为了抒发治世理想，周公旦亲自作文，反复告诫前往封地的康侯理政要诀，即《尚书》中收录的三篇经典大作：《康诰》《酒诰》《梓材》。

康侯也不负众望，在卫国励精图治，实现了周公保境安民的最低要求，受到了周天子的赏赐和接见，并且成为《周易》六十四卦中“晋卦”的直接注解——卦辞：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君子以自昭明德。”《周易》中的这句话继续对“晋”的起源有了更深刻的剖析。“晋”代表着积极、阳刚、如日出东方时刻充满着希望和力量，又有着柔性的力量如周公旦般无私付出。

从《康诰》文辞中不难发现，尽管康侯治理有方，但也没有到达成王和周公旦理想治世的目标和效果，他们希望

天下祥瑞出其不意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昭示盛世。

终于，这个祥瑞在唐国出现了，《尚书·周书·微子之命》载：“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一枝禾苗上，居然有两个谷穗，世之罕见！叔虞的封地里丰收在望，他立刻将嘉禾进献给周天子。海内无出其右，没有比粮食倍增再好的消息了，也没有任何理由驳斥唐叔虞的德政。因此，周成王或者周公旦，将一个集鲜活向上、美好祝福寓意于一身的字赐给了唐国。这个字就是“晋”，嘉禾之“晋”。

可惜《归禾》《嘉禾》都已失传，无法从文字中体会当时中央政权的喜悦，但作为举国大事，特别是更改封地名称，按照当时的礼制和规矩，应该包括祭天地祖宗、昭告天下，甚至需要长时间的斋戒沐浴等繁琐仪式，按照周礼规定，祭天祭祖仪式至少间隔半年以上，“三十六旬或三十七旬”。

唐叔虞没有能等到这一天而作古，更名仪式只好由其子燮父完成。这也许就是燮父更换国号的根本原因。

后世训诂对“晋”字的另一种解释是：天子之言如两支射出的箭，以对周成王“天子无戏言”的追溯，表达晋人“言出如矢，落地成金”的理念。在对康侯簋铭文充分解读前，可以对“晋”字做此理解。但古人同时释放两支箭的典故并没有相关佐证出现，双箭为“旌”，有终极、到达的意思，还含有发誓的成分。《论语》讲，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因此，这样的释义很难出现在一个国家的名号里。

“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或许“晋”字，才能吻合唐国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社会现状。这分明是昂扬向上的青春咏叹，一幅江山春光图，从渐次勃发到万木葱茏，不仅有希望的景象，还有耕田者勤劳的姿态，柔中带刚。

秦末，天下群雄纷起，原来魏国的王室后裔魏豹也加入到反秦的行列。项羽破秦，消灭秦军主力章邯，魏豹攻克魏国的故地二十城，被立为魏王，跟随项羽入关。项羽大封诸侯，把魏王豹封到河东，都平阳，称为西魏王。

楚汉相争时，刘邦从关中出兵，东渡黄河，魏豹归顺了刘邦，率军跟随刘邦进攻楚都彭城。项羽在彭城之战中大败刘邦，不少跟随刘邦的诸侯都投靠了项羽，魏王豹借口省亲回到河东。魏王豹返回河东后，断绝了黄河上的各个渡口，与项羽联合对抗刘邦。当时，魏豹的岳母魏媪曾请著名的相士许负给魏豹的夫人薄姬（汉文帝的生母）相面，许负说薄姬的相貌大贵，将来生下孩子一定能当天下。魏豹心想，自己的孩子能当天下，他这个当父亲的肯定得当天下，更加坚定了他与刘邦分庭抗礼的决心。

刘邦派谋士郦食其去劝说魏豹，如果魏豹归顺，既往不咎。没想到魏豹不买账：“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汉王傲慢而欺负人，骂诸侯、群臣就如同骂奴才一样，一点儿都没有上下级之间的礼节，我不愿意见到他了。”

魏王豹占据的河东，西面临近汉军的根据地关中，东南面逼近刘邦所在的荥阳，当时属于战略枢纽，刘邦必须拔掉这个钉子。汉高帝二年（前205）八月，刘邦任命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统率大军东征。刘邦问郦食其：“魏军的统帅是谁？”郦食其回答：“魏军以柏直为帅。”刘邦说：“柏直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他根本不是韩信的对手！魏军的骑兵大将是谁？”郦食其回答说是冯敬。刘邦说：“冯敬是秦将冯无将的儿子，虽然有贤能的名声，但他不是灌婴的对手。魏军的步兵大将是谁？”郦食其回答说是项它。刘邦分析说：“项它也不是曹参的对手。我没有什么顾虑了！”

韩信听说魏王豹没有用周叔为统帅，而是任用柏直为总指挥，高兴地说：“柏直这个毛孩子哪里会打仗！”韩信的大军来到黄河西边，形成大兵压境之势。魏军调集重兵在蒲坂渡口防守，等于封锁了黄河西岸的渡口临晋关（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附近）。黄河在临晋关一带的河面较宽，当时正值汛期，水势很大，在对岸的重兵防守之下，很难渡河。韩信在黄河的西岸大造声势，做出汉军要在临晋渡河的样子，暗中部署大军北上，来到上游的夏阳渡口（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附近）。这一段的黄河水流较缓，因为远离平阳、安邑，敌军防守的兵力不多，是比较理想的渡河之地，只是一时半会筹集不到足够的渡河船只。好在当地的百姓每家都有很多小口大肚子的陶器，韩信让士兵们把几十只口小肚大的陶器封住口，排成长方形，口朝下，底朝上，用绳子固定在一起，上下再用木头夹住，这样特制的渡河器材就像一艘木船一样，浮力很大，一次可以运送数十人过河。一切安排妥当，韩信指挥大军从夏阳渡口顺流而下，渡过黄河，大军在黄河东岸的登陆地点，就在今天临猗县的吴王渡口。汉军成功东渡之后，很快进入河东腹地，包围了安邑城。魏王豹仓促迎战，兵败被俘，被韩信送往荥阳。韩信平定了河东，刘邦在这里设立了河东郡。

韩信平定河东之后，和战国晚期秦军兼并天下的情形一样，从河东进军上党，在军事要地阏与（今沁县西南）生擒代相夏说，然后从阏与北上，计划东出太行，消灭割据河北的赵王歇。赵歇、陈余以20万大军于井陉口（今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西南）防守，并陉之战爆发。韩信灵活用兵，背水列阵，把汉军置之死地，派小股部队奇袭赵营，前后夹击，一举歼灭号称20万的赵军，斩杀赵军主将陈余，活捉赵王歇，此战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善于带兵作战的韩信，先后在今山西地区指挥了“声东击西”“背水之战”两次经典战役，为刘邦取得天下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东汉初，建武元年（25）正月，刘秀的大将邓禹率军经由太行山积粮北上，准备通过箕关进入河东，河东都尉守关不开，邓禹攻十日而破关，大军进围安邑。箕关，在王屋山南，今济源市邵原镇，是轵关陉通道上的关隘。邓禹的军队包围了安邑城，但数月未能攻下。更始政权的大将樊参率领数万人从黄河大阳渡（今平陆县茅津渡）北上，进攻邓禹，邓禹部署军队在解县（今临猗县西南）之南迎战，大败敌军。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对邓禹所部发动进攻。初战，邓禹失利。天黑后双方停战，军师韩歆和诸将见气势已挫，都主张乘着夜色撤退，邓禹没有采纳撤退的建议，认为王匡的军队虽然人多，但战斗力并不强。第二天，利用王匡停止进攻的时机，邓禹重新组织队伍，调整部署。第三天清晨，王匡的军队倾巢而出，邓禹令军中不准轻举妄动，坚守不出。待王匡军队进至营前，猝然击鼓，全师猛扑，大破王匡军，缴获兵器不可胜数，平定了河东。刚刚在鄗邑（今河北省柏乡县北）即帝位的刘秀派使者到河东拜邓禹为大司徒，称赞邓禹“斩将破敌，平定山西，功勋尤著”。河东平定之后，七月，邓禹又率大军于汾阴（今万荣县西庙前渡）渡河，平定关中。在东汉初年，邓禹首先平定河东，为刘秀定都洛阳建立起北部屏障，也为大军西渡黄河平定关中奠定了军事基础。

黄河战事

一日，老伴说早餐要变花样。待端上来，我眼前一亮：原来是一盘辣椒炒黄菜。我盛了多半碗粥，就着黄菜……不一会儿，吃得满头大汗，浑身舒坦。

吃饭间，儿时无数次哼唱的一支童谣中的几句词儿蹦了出来：“一疙瘩瘩铁，十八道道裂，马莲底下过时节。时节好，吃油糕；时节赖，吃黄菜……”油糕，以前是一种档次很高的特色食品，只有逢年过节、婚庆筵席时，才有机会吃。童谣中将“黄菜”和“油糕”相提并论，足见黄菜在当地之地位。但黄菜在我们晋源这儿，并不只是“时节赖”时的救急之物，而是一年中差不多有半年、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日常菜。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黄菜远比偶尔才吃的油糕重要。

据了解，名叫“黄菜”者，全国多地都有，且用料、做法并不相同。我家乡的黄菜，均用芥菜腌制而成。这或许与旧日条件所限，其他蔬菜种植不易，而芥菜却和蔓菁一样，易种好收有关。

芥菜的收获，与白菜萝卜节令差不多，都在秋末冬初。收获后，连根茎（我们叫芥疙瘩）带缨子（叶）一块运回。叶子切下来，择去黄叶，洗净，切成碎丁。芥疙瘩，削去叶蒂毛根，同样洗净，擦成丝。然后将丁和丝拌一下，用刀再剁剁，就可腌制了。腌时，根据量多量少，用缸、坛均可。放一层菜，少量撒点盐，用面杖等分层捣实，直到菜全部装入容器中。然后，在表面交叉放一些干净的茭秆、筷子等，再用洗净的石块等将其压住。一开始，由于挤压和盐渍的双重作用，菜本身逸出的水就会将菜淹没。随着菜发酵时吸收水分，表层的菜会露出水面。这时，就须及时熬些花椒水补进去。可调味，更重要的是让菜隔绝空气，充分发酵。刚腌上时，腌菜缸须放于温度较高的室内，促使菜发酵。待其发酵到一定程度时，便可移至凉快处。

取食黄菜时，用笊篱捞或用筷子夹，吃多少，取多少，决不能扰动下层的菜。取后，仍要压好。

腌好的黄菜，黄中泛绿，表面发亮。食用时，热少许油，根据口味撮少许盐，最好再丢一点红辣椒进去，炒一下，便酸香扑鼻，食欲大开。黄菜不仅可在早晚趁熟饭、吃疙瘩、稀粥、拨烂子时佐餐，更多的时候，是在正餐时搭配主食食用，以至“黄菜剔拨股”“黄菜干粥”成了固定的饭食名称，曾多年流行于家乡百姓的口中。

当年，不仅黄菜受百姓青睐，就连黄菜汤，都是宝贝。那些贫苦人家，调剂时用它代醋吃。而它还可清毒败火，若有人口舌生疮、牙龈肿痛、目赤耳鸣时，喝一碗凉凉的黄菜汤，很管用；甚至，有人中了煤气（即煤气中毒），只要不是十分严重，灌一碗黄菜汤，同样管用。

现在，农家人的饭桌上日益丰盛起来，黄菜退出主打菜的行列了，但它那种酸香的味道，仿佛已浸入到家乡人的骨子里。故直到现如今，节令到时，不少人家仍会腌些黄菜来吃。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至今都年年要亲自动手，腌好几十斤黄菜。而只要有了一点黄菜，他不仅对那些反季节蔬菜不屑一顾，就连白菜萝卜也极少食用，而是吃米饭时浇黄菜，吃面食时也浇黄菜，甚至喝酒时，也就黄菜。黄菜的魅力，真不敢小瞧。

晋之味



寇庄是晋北朔城区西坡区的一个典型的自然村落。

上世纪30年代，这个村子一位名叫李树洲的乡绅以及他所建的“谁院——十二连城”，使这个地方声名远播。可以想象，茫茫黄土高原，一座青白色的规模宏大的全石结构庄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是何等气派！

这个院子占地五亩，东北有大门，正东有侧门。

正门两侧用青石雕刻着一副门联，上联是“半村半堡”，下联是“可读可耕”，门额为庄园名称“谁院”。

“半村半堡”是指十二连城似村落而不同凡响，像城堡更显雄壮气派；“可读可耕”指“谁院”主人边侍弄桑麻，边饱读诗书，边关心时政，可进可退。

“谁院”建成于1932年春天，在我国民居建筑特色上独树一帜。与江南水乡的亭台楼榭、小桥流水不同，与华北四合大院的庄严凝重不同；十二连城与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浑然天成，坚固朴实、似城似堡，透露出的是一种古朴苍凉之美。

整体建筑呈“回”字形，共有56孔窑洞，中心建筑东西南北四向各为3间，互通互连，围绕中心建筑，四周窑洞式各异。

正窑两侧有精致的石碹门洞与两座小院相通，正窑后还有宽大的围窑。十二连城各院落大部为“八海窑”建筑风格，一般石窑宽1丈、深2丈、高1.8丈，全部为穹隆式青石窑底。

东门左右同样镶嵌着精心锤打的条石，上面雕刻着门联：“常耻躬之不逮”“欲寡过而未能”，门额是“静远”。

“静远”可能指“宁静致远”，是“谁院”主人所追求的

一种精神境界，此处的“静”是动中之静，静中求远。

从历史上看，这副门联也是李树洲包括当时大批人的准确的概括。

李树洲，大高个，疤子，外号“石疤子”，是清末举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自费到日本留学，曾任国民政府河北省盐税官员、宁远县代县长，回乡后从事商业，经营土地，开发水利，还担任过朔县第一高小校长。

时局不定，李树洲时而从政，时而从教，时而农耕，时而经商，这种生活的多重性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时沉时浮。

民国初年，朔州大旱，兴办水利已成发展农业生产的当务之急。1917年，李树洲自筹资金，开通了敦厚渠，引羊角山沟骤发洪水，经寇庄西南而下，可灌田1000余亩。抗战前夕，李树洲主持开发了由赵家口至司马泊的水利工程。在赵家口建起石坝，沿渠开挖渠道，引马河之水改良土地，灌溉庄稼。

经过几年的改良，不仅增加了可耕种土地的面积，而且还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为经营这一带的土地，李树洲在大洼设置了地庄，后来这里就发展成为一个不小的村庄。

1937年日本占领朔县后，日伪政权曾力邀李树洲及其侄李黄举（也曾留学日本）参与政事，软硬兼施，或许高官厚禄，或以火烧“谁院”威胁，都被断然拒绝。

“谁院”实际上就是一座碑，用许多无名石匠的巨手，雕刻下“李树洲”这个名字，这个人曾经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无损于民族的事情。

堆 縷

周彬



走进吕梁市交城县，看到精美绝伦的堆绫艺术作品，我目瞪口呆，目不暇接。这里是堆绫的世界，更是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艺术殿堂。

解爱英是这里的主人，是堆绫技艺第五代传承人，也是这些艺术品的创作者。老人生态儒雅，散发着安静祥和的气场。她一一给我们介绍着陈列架上的作品，目光柔和，语气轻缓，仿佛是在介绍着她的子女。

堆绫，简而言之：堆，体现的是它的立体感、浮雕效果；绫，体现它的材质是绫罗绸缎。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中对堆绫工艺的表述为：“堆绫，又称‘剪彩’‘贴绫’，属传统刺绣工艺。是以各种颜色的绫子，按事先设计好的图纹剪成花样，堆积粘贴于织物表面，并在周围施以彩绣，组成各种精美图纹的艺术品。”